

# 电子图书



信息技术的结晶

人类文明的载体

网络的基本资源

## 内容提要

移民美国的法国人卡斯卡贝尔先生决定带领一家人从美国回到法国，他们做好了准备，以巡回演出的方式，乘坐一辆“美篷车”出发了。但是，他们却选择了一条不可思议的旅行路线，并且喜剧般返回家乡。卡斯卡贝尔一家的奇特旅行都发生了一些什么样的故事呢？……

## 奇特旅行记

## 第一部

## 第一章聚财

“没有人把剩余的零钱交给我吗？……快些，孩子们，大家都掏一掏你们的口袋！”

“给你，父亲！”小女儿答应着。

她从口袋里掏出一叠皱皱巴巴、肮脏的深绿色方纸片。那上面的字迹几乎难以辨认：“美元辅币”几个字环绕在一位身着礼服的尊贵的先生头像图案的周围。这是六张印着10字样面值的纸币，算起来有一千美分，相当于法国的十个苏。

“你这钱是从哪里来的？”母亲问道。

“这可是我余下的最后一笔款子了。”拿破里娜回答着。

“你呢，桑德勒，你再也没有一点儿了吗？”

“没有了，父亲。”

“你也没有？让。”

“没有了。”

“还缺多少？赛扎尔……。”科尔奈丽娅问丈夫。

“还少二百元就能凑成一个整数了。”卡斯卡贝尔先生回答说。

“喏，给您，老板先生。”丁子香边说边从收钱袋的最深处掏出一枚钱币抛了过去。

“太棒了！丁子香。”小女儿叫出声来。

“好呀！……全齐了！”卡斯卡贝尔先生也不禁叫了起来。

这位老实的卖艺人所说的“全齐了”是指差不多两千美元的一笔钱，它相当于一万法郎。

当运用智慧使得众人慷慨解囊，而得来的这一万法郎难道不是一笔财富吗？

科尔奈丽娅拥抱了丈夫，孩子们围过来又在他们外面相拥。

卡斯卡贝尔先生说：“现在嘛，该买一只钱箱，一只只能把我的钱安全保存起来的漂亮的钱箱。”

“有这个必要吗？”一直想弄清楚这笔钱有何骇人用途的卡斯卡贝尔太太不禁问道。

“科尔奈丽娅，很有必要！”

“或许一只小匣子足够了？……”

“还是女人们精明！”卡斯卡贝尔先生叫了起来，“一只小匣子，一个首饰匣！一只钱箱，为了保存这笔钱至少得买一只保险箱。因为，我们得带着这一万法郎去作一次长途旅行……”

“那就去买一只保险箱吧，可一定要还价！”科尔奈丽娅回答丈夫。

一家之主打开了他那辆“漂亮而得体”的流动住宅车门，从连着车辕的铁皮踏步上去下车，迈过一条条通往萨拉蒙多市区的街道。

加利福尼亚的二月寒风凛冽，尽管这里的纬度与西班牙相同，但是，当他把自己紧紧裹在那件仿貂皮宽袖夹层大衣里，把皮帽严严实实拉下护住耳朵时，他对外界的寒冷便毫无担忧了，他加快了脚步。一只保险箱，他将成为这只箱子的主人，他终身以求的梦想：即将成为现实了！

那正是一八六七年年年初。

十九年前的萨拉蒙多城的城界还是广袤无边的荒原。城中央筑起一座城堡，那是一种由英国人修筑的防御掩体。第一批非法商人为了保卫他们的居

住地和抵御美国西部印第安人的进攻兴建了它。然而自从美国人从墨西哥人手中夺取了加利福尼亚之后。这座城市的防御功能便不复存在了。城池的风貌也被彻底的改变了。原城堡的旧址被辟为一个广场。尽管火灾、水害屡次侵袭，城市的雏形已荡然无存，但是它仍然不失为美国一个极重要的城市。

然而眼下是一八六七年，卡斯卡贝尔先生不用担心会发生像一八四九年众多的印第安部落，成群结伙的乌合之众涌入此地的情形。当时是由于在格拉斯瓦列高原东北方发现了金矿以及著名的阿利逊罗希金属矿床，这里蕴藏着制造石英的贵重金属矿产。

是啊！那是一个经历了聚集闻所未闻的巨大财富，可怕的坍塌与毁灭频繁，不可名状的种种痛苦深植予人们心中的年月。无数的淘金者，甚至在英属哥伦比亚，还有卡利布这块华盛顿洲所属的地区内，也曾有数以千计的采矿者蜂拥而至，那是发生在一八六三年的事。卡斯卡贝尔先生不愿意露富，更不愿意那笔用辛劳挣来的小钱在路上遭到偷窃。实际上用保险箱装那笔钱并非十分必要。那只是为穿越法尔维斯特的长途旅行做准备。那里没有加利福尼亚安全——旅行中还要带着它去欧洲呢。

卡斯卡贝尔先生坦然缓步前行，无忧无虑地沿着宽阔而浩浩的街道迈着步子。落叶的秀美树木掩映下的漂亮广场、旅店；雅致而舒适建筑风格的特异住宅，具有盎格鲁——撒克逊建筑特色的公共建筑，鳞次栉比的古老教堂都使这座加利福尼亚的首府展示出都市的气派。一群群忙碌的办公者、批发商、商船主、工厂主们来来往往。他们有的等待着那条注入太平洋河流上靠岸的商船，另一些则围拢在佛尔逊火车站旁，这里是发往州政府境内的各次列车出发的地方。

卡斯卡贝尔先生朝着大街道旁的一支吹奏着法国乐曲的铜管乐队方向走去。来到街上，他已经看到了费赛夫妇与于莱夫妇两个商家对手出售产品的那家商店，他们都是有名的法国保险箱制造商。威廉姆·丁·莫尔朗卖出的保险箱既好又不贵——至少相对而言——在美国这里的商品的价格还算合理。

当卡斯卡贝尔先生走进店时，莫尔朗正在店里。

“莫尔朗先生，见到您很荣幸……我想买一只保险箱。”他先搭话。

威廉姆丁·莫尔朗认识卡斯卡贝尔，在萨拉蒙多有谁不认识他呢？三个星期来不就是他给观众带来娱乐吗？莫尔朗以创造商的口气说：

“要一只保险箱？卡斯卡贝尔先生，我可要祝贺你啰……”

“这是为什么？”

“因为要买一个保险箱，就意味着有成袋的美元装在里面啰。”

“这从何说起？莫尔朗先生。”

“好吧，瞧瞧这个。”莫尔朗边说边指着一个大保险箱，就像是罗思柴尔德兄弟或其他爱摆阔气的银行家的办公室里摆放的那种保险箱。

“噢！……噢……该冷静些！卡斯卡贝尔先生制止他，”那里面简直能住进我的全家！……这确实是件好东西，我很中意，但是，眼下，我们还打算搬进新居！…哼！莫尔朗先生，这只巨大的箱子值多少钱？”

“几百万金币吧。”

“几百万？……那么，好吧……我会回来的……要晚些时候，当我攒足了这个数目之后吧……不是吗！我要一只非常结实的小保险箱，当我旅行时，

能够拎在手上，放在马车上的那种。

“马上为您找，卡斯卡贝尔先生。”

制造商取出一只带有保险锁的小箱子。重量不超过十公斤，内部结构就如用钱箱或殖民地银行里使用的证券箱一样。

“另外，这箱子还能耐火，发票注明保证质量。”威廉姆·J·莫尔朗先生又加上一句话。

“太好了……好极了！”卡斯卡贝尔先生说，如果能给讲这个箱子的关闭装置的问题就再好不过了！……”

“密码关闭装置，”制造商说，“四位字母……就是说选择任何一个由四个字母组成的单词，这样便可以有近四十万个组合密码。如果小偷行窃时想要找出其中正确的开箱密码，就得花时间去组合一百万次！”

“一百万次！莫尔朗先生，这简直不可思议！……那么价格呢？……要知道，当一只箱子价格超过装在里面的物品时就未免太贵啰！”

“您说得太对了，卡斯卡贝尔先生，所以卖给您只需付六个半美元……”

“六个半美元？”……卡斯卡贝尔回应着，“我不喜欢这个六个半美元！莫尔朗先生让我们和计一下，应该出一个整数才是！五美元如何？”

“好吧，因为是您，卡斯卡贝尔先生。”

价格谈妥，也付了钱，威廉姆·丁·莫尔朗向杂耍艺人提议把银箱直接送回他的流动住宅里去，不要带着这个重物到处走。

“那就一起抬，莫尔朗先生！要么让您的男伙计来玩玩这个二十公斤的玩艺儿！”

“嗨！唉！……您那个二十公斤的玩艺儿会怎么想呢？”莫尔朗先生嘻嘻脸发问。

“确切地说只有七公斤半，别声张！”卡斯卡贝尔绕着嘴说。

随后，威廉姆·丁·莫尔朗与他便分了手，各自都心满意足。

半小时后，满腹喜悦的保险箱主人把车子停在了马戏团广场上，卸下箱子，心中充满着不无自尊的满足感，“卡斯卡贝尔家的银箱。”

啊！他的小世界里的人们对这只银箱百般珍爱！全家都为拥有它而自内心地高兴和自豪！一会儿打开它，一会儿又关上。小桑德勒很想把自己关进箱子里，好过一过瘾。但是，那不可能，小桑德勒住在里面未免太狭小了！

至于丁子香，他甚至在梦中也未见过这般漂亮的箱子。

“它一定很难打得开，”他自言自语道……“至少它不容易打开，如果胡乱锁上的话！”

“你从来都没有说得更准确些，”卡斯卡贝尔回了他一句。

随后，一个不容置疑的声音伴随着一个明确的手势让众人不敢有半点迟疑：

“去吧，孩子们，快些走开，”他又说，“快去准备午饭要用的食物……要丰盛些。既然是我用钱安排好你们的一切……凡事都得听任我处置！”

多凶的男人！即使如些，并不是他安排每天要做的事！但是他喜欢用这种方式取乐，随后爆发出一阵大笑。

一会儿功夫，让·桑德勒和拿破里娜离开了广场，丁子香陪着他们，手臂上挎着一只大草篮，去购买食品了。

“现在就剩咱俩人了。科尔奈丽娅，咱们商量一下。”卡斯卡贝尔先生说。

“商量什么？赛扎尔。”

“这还用问？……得给我们的保险箱上密码锁造一个单字。并不是我不信任孩子的！……上帝呀！可爱的小天使们！……不该怪那个柔弱的丁子香，他是个老实孩子！……但是密码单字应是秘密。”

“你随便起个名。”科尔奈丽娅说：“我依着你……”

“你先来选你最喜欢的词吧？”

“不。”

“那么，我喜欢用个自己的……”

“有了！……就，就用……你的名字，赛扎尔。”

“这不行！……它太长了！……得选一个只有四个字母的名字。”

“那就把你的名字去掉一个字母！……你可以把赛扎尔末尾的 r 省去！我们是主人怎么好就怎么做，我就这个主意！”

“好极了！科尔奈丽娅，这个主意嘛……所有的好主意时常出自你的念头，我的太太！但是，如果我们决定在一个名字中去掉一个字母，我更愿意去掉四个字母，那就是你的名字！”

“我的名字？”

“对！……就用后半部分……奈里娅，我甚至感到这样更加优雅！”

“啊！……我的赛扎尔！”

“这一定让你高兴，对吧？我们的保险箱的密码锁不就有你的名字了吗？”

“是啊，因为这个名字早已刻在你心中了！……”科尔奈丽娅怀着真挚的温柔口吻应答道。

随后，她心中充满了温馨。她使劲地拥吻着她骁勇的丈夫。

这下子密码确定了，不知道奈里娅这个词的人，无论如何也休想打开卡斯卡贝尔家的保险箱。

半小时之后，孩子们带着食物回来了，有切成片散发诱人气味的头腿和咸牛肉，还有些加利福尼亚出产的绝好的蔬菜，卷心菜、如同甜瓜大小的土豆，足有半米长的长型胡萝卜，卡斯卡贝尔先生不无感慨地说：“没有精心养殖怎会有这般独一无二的果实！”至于酒类嘛，在大自然和酿造术赐予美国酒鬼的繁多种类中实在让人难以排选。今天，不用说一定有一箱带沫啤酒，每天还有一瓶餐后雪利酒。

转眼之间，科尔奈丽娅在丁子香的帮助下，已备好了午饭。饭桌被安放在大棚流动车的第二节隔厢里，就算是家里的客厅，由于邻近车厢里厨房炉灶散发的热量这里的温度升高了一度。无论如何，今天嘛——与往常的日子一样——父亲、母亲和孩子们以旺盛的食欲进餐，这自然是适时而合乎情理的事。

吃过饭，卡斯卡贝尔先生用他那卖艺人特有的鼓噪，揽客时的郑重语调说：

“孩子们，明天我们将要离开萨拉蒙多，这座典雅的城市和它高贵的臣民了，我们只能这样自我赞扬了，无论他们属于红色、黑色或白色任何一个阶层。萨拉蒙多属于加利福尼亚，而加利福尼亚属于美国，但是美国却不属于欧洲。不过，国家，它是一个国家，而欧洲就是法国，经过数年的离愁别绪，法国在它的城围中就会与我们重逢的。我们发财了吗？平心而论，不！几年来，我们有了些美元，当我们把这些钱兑换成金子或者法郎时保险箱中

的票子倒是显得活灵活现。这笔钱的一部分将用于我们跨越大西洋的开销，我们将坐在插着三色旗，昔日拿破仑游历各国首都的巨轮上……开机！科尔奈丽娅。”

卡斯卡贝尔太太在丈夫经常给予她的这种亲善姿态面前显得更加顺从而温柔，这也是为了感激她把阿尔西德家族和埃居尔家族的人格魅力给予了她的孩子们的缘故。

接着，他又开腔说：

“为我们幸福的旅行再干一杯！让和煦的风鼓起我们的风帆！”

他停下来为每个人斟上最后一杯可口的雪利酒。

“喂，丁子香，也许你会问我，我们的旅行一下子把钱都花了，保险箱里不就空空如也了吗？……”

“不，老板先生……除非是付过轮船费后还得去买火车票……”

“铁路呀，火车站呀，怎么像是美国佬的话？”卡斯卡贝尔叫出了声。

“说我们天真也罢，缺乏理智也罢，我们并不乘坐轮船或火车！我打算节省由萨拉蒙多至纽约的旅途开销，我们将坐在自己的活动房子里赶路！是有不短的路要走，但这并不可怕，依我看卡斯卡贝尔家习惯于悠闲自得地穿越世界！”

“当然啰！”让应和着说道。

“重新见到法国，这多么让人兴奋呀！”卡斯卡贝尔太太自语着。

“孩子们，你们并不了解我们的法国。”卡斯卡贝尔说，“因为你们出生在美国，我们美丽的法国，你们最终将会了解它！噢！科尔奈丽娅，你一定很快活，你是普罗旺斯人，我呢，诺曼底人，二十年没回故乡了！”

“是的，赛扎尔，是呵！”

“你瞧，科尔奈丽娅，有人给我送来一份演出合同，是在巴尔纽姆先生的剧院里演出，我已经拒绝了！推迟我们回国的行程，我绝不干！……我宁愿走的越早越好！……这是思乡病在折磨着我，要治好这病只有回到故乡去，我不晓得还有别的什么药！”

赛扎尔确实常说此事。他妻子和他只有一门心思；回法国去，再说已经万事俱备了，旅行的钱也攒足了！

“我们明天就出发！”卡斯卡贝尔先生说。

“这也许是我的最后一次旅行！”科尔奈丽娅回答丈夫。

“科尔奈丽娅，”她丈夫表情严肃地说，“我只晓得这是最后一次，因为上帝并没有赐给我们回程的钞票！”

“算了，赛扎尔，出发前大家不能休息了，也许还需要挣钱吗？”

“科尔奈丽娅，你说休息吗？不！如果有了金钱会使我们游手好闲的话，那么我宁可不要它！想想看，你难道听任大自然慷慨赐予人们的才能荒疏殆尽吗？你没想我能插起手来过活，都让自己的关节生锈僵硬吗？你能看着让放弃他的杂技平衡训练？拿波里娜不再经手或手持平衡棒站在硬钢丝上翩翩起舞？桑德勒不再出现在人造金字塔的顶端？丁子香不在狂热的观众中神奇般用地用六只伸缩袋收取银钱吗？不，科尔奈丽娅？你可以告诉我太阳在雨中隐没，海水被鱼群喝干，但是别对我说哪一天是卡斯卡贝尔家歇息的时辰！”

那么，从现在起旅行的准备一刻也不能停息，为的是第二天萨拉蒙多地平线上太阳初升时启程。

不用说，整个下午所做的事，就是把那只精巧的保险箱放置在大篷车最

后一节车厢的合适地方。

卡斯卡贝尔先生说：“就这样，要从早到晚守护它！”

“对，赛扎尔，我想你出了个好主意，”科尔奈丽娅回答着，“这箱子买得不后悔。”

“也许它是小了些，我的太太，如果我们还能挣到钱就再买一只更大的！”

## 第二章卡斯卡贝尔全家人

卡斯卡贝尔！……这个响遍世界五大洲和“其他地方”的著名甚至显赫的姓氏，它的拥有者说起它，总是怀着无上的荣光。

赛扎尔·卡斯卡贝尔出生于诺曼底中部的蓬特尔拉，他谙熟诺曼底人所有的处世手段、机敏和技巧。虽然他诡计多端且狡猾，但他仍不失一个诚实的男人并且从不与那些街头卖艺人行会中的不轨者厮混。作为一家之主，他的个人品行弥补了他低微的出身和游荡不定的职业的欠缺。

此时，卡斯卡贝尔四十五岁，正值不偏不倚的最佳年龄。他信守继承父业的古训，当他孩提时在诺曼底的集市和市场上奔跑时，父亲就把一只球放在他的肩膀上。母亲在他刚懂事不久就告别人世，当他失去父亲数年后，凑巧被一支杂耍马戏团看中并收留。在那里杂技跟头、弯腰折背、飞身的空心手翻和头朝下，脚向上的拿天顶伴随他渡过了童年。此后，他扮过丑角、运动员、杂耍、大力士，直到他成为三个孩子的父亲，与卡斯卡贝尔太太的结合使他成为这个小小家庭的领导者，他太太科尔奈丽娅·瓦塔拉丝出生在普罗旺斯的马尔蒂科。

如果他的魄力引人注目的话，那便是聪明，富有创造才能，非同一般的机智，他的道德品质并不比他的身体品质差。毫无疑问，滚动的石块不会沾上青苔，但却易受磨损，至少在凹凸不平的道路上，它能自我打磨，磨去棱角，变得圆滑而闪亮。同样，四十五年来，他也在不停地滚动，赛扎尔·卡斯卡贝尔已历经磨难，所以客套而圆滑，他久经世故，不为任何事物所动，也不过于赞叹什么。由于他在欧洲跑过一个又一个集市盛会，他早已如同适应美国的环境一样习惯于众多的荷兰或西班牙殖民地，他几乎通晓所有的语言，说得自然有好有坏，他谙熟“甚至他不曾知晓的语言”，他说。因为他的形体动作毫不费力地表达他的情感，此时语言倒会使他乏术了。

赛扎尔·卡斯卡贝尔，中等偏高的身材，雕像般的健壮体魄、灵巧柔韧的四肢，面部的内颌骨微微突起——活力的象征——硕大的脑袋被黑硬的头发覆盖着，各种阳光的灼烤，各式狂风的洗礼使他有一身古铜色的皮肤，没有尖儿的小胡子长在巨大的鼻子下面，酒糟红色的面庞上两缕半长的颊鬃，蓝色的眼睛炯炯有神，透着灵气，带着和善的目光，一张牙齿整齐的嘴里竟有三十三颗牙，或许镶过一颗牙。在众人面前，他总用弗雷德里克·勒姆特尔般的大幅度手势异想天开地装腔作势，朗诵般地演讲，但是，有的时候也非常扼要，异常自然并且充满了对家庭的至爱。

即使年龄已不允许他从事杂技行当，但他的身体却能耐受任何磨难，他总能出色地去做需要体力和肌肉的活计。另外，在杂耍演艺行当中，他具有超凡的才华，无论是古典三部曲、还是具有悠久历史的情景游戏剧，他都能驾轻就熟，诸如其中的厄斯培什主教，女预言家安道尔都属于三部曲的范畴。只要他情愿，通过他的嗓子眼中总能从肚子里蹦出戏文来。他独自唱二重唱吗？……唉！他必定不会为此而退缩！

总之，要完全地刻画他的形象，还得注意到他的某些伟大的征服者崇拜之至——尤其是拿破仑。是的！他热爱第一帝国疾恶如仇的英雄。那些该诅咒的哈得逊的儿子们；约翰·比勒的恶棍们。拿破仑，一个真正的“男子汉”！他从不愿意在英国女王面前俯首称臣，尽管女王时常让她的管家出面以中间人的身份调停，让他心悦诚服，让他相信女王陛下。

然而卡斯卡贝尔先生并不是杂耍团的头目，作为一名法国移民，硬头叫

花子或称爱国者，只是一伙男女杂耍艺人、丑角们、手技者们的领头羊。不！一个普通的卖艺人，一个天暗时在广场，在露天，下雨时在大棚下卖艺的苦力。在二十五年的闯荡中东奔西忙地冒险碰运气，人们知道，他赚了钱，款子塞满了钱包，眼下已装进了密码箱里。

可这钞票里却充满着辛劳、疲惫，甚至是痛苦呵！现在，最艰辛的日子过去了。卡斯卡贝尔全家正准备回到欧洲去。穿过美国大陆后，全家人将乘坐一艘法国或美国——英国客轮继续他们的旅程……会有那天！

此外，赛扎尔·卡斯卡贝尔已毫无牵挂。至于困难嘛对他来说似乎不存在。各种艰险总会出现。他并不畏惧，生活中努力去摆脱困境，是他的拿手好戏。他乐意重复堂茨科公爵，一位君王的众多元帅之一所说的话：

“把我插入一只洞，我也能钻得过去！”

然而，卡斯卡贝尔已经钻过了无数的洞，的确如此！

卡斯卡贝尔夫人科尔奈丽娅·瓦塔拉丝，是位纯血统的普罗旺斯女人，她对未来有着热切无比的企盼，亮丽女人中的女王坯子，集女人性感的所有魅力于一身，喜欢炫耀作为家庭主妇有幸具备的所有品行，展示妇女竞争意识的典范，芝加哥曾邀请她作为世界级的女竞技者参加竞赛。

这便是卡斯卡贝尔先生描述他生活中伴侣的一段文字。二十年前，他在纽约与她喜结良缘。他是否征求过他父亲对婚姻的意见呢？没有！首先是因为他父亲并没有向儿子征求过自己婚姻的看法，而且，随后这个可怜的年轻人手再也不属于这个世界了。一切都是那样简单，人们能够理解，在老朽的欧洲要办齐所有的结婚手续，会令人沮丧地推迟两个相爱的人的结合。

一个晚上，在百志江的巴尔纽姆剧场里，他感到自己是观众眼中的宠儿，他是那般风采照人，他与年轻的法国女艺人科尔奈丽娅·瓦塔拉丝在杠上的刚柔相间的表演令人叫绝。他的才华正是为了那个和善可亲的姑娘发挥到了极致，舞台似乎是他们的两人世界。这一切对于卡斯卡贝尔家的孩子们而言只能隐约看到他们父母当年的丰彩，这一段佳话当然来自诚实的街头卖艺者自己。幕间休息时，他急不可耐地冲向后台，让自己能被科尔奈丽娅更多的了解，促使她提出种种建议，为的是一桩一个法国男人和一个法国女人的婚事，演员休息室内一个教士般可敬的年轻人向心上人请求允诺一个神圣而美好的结合，这就是幸福的美利坚合众国赋予他的恩赐。难道他们不美满，这段姻缘太苍促了吗？无论如何，赛扎尔·卡斯卡贝尔和科尔奈丽娅·瓦塔拉丝的婚配法是社会底层中众多美满婚姻中的值得庆贺的幸事。

当这个动人的故事开始讲述时，卡斯卡贝尔太太正好四十岁。她有着漂亮的身材，稍稍发胖，乌黑的头发，明亮的黑眼睛，总在微笑的嘴，整齐的门牙同她丈夫一样。说到她超凡的精力，在芝加哥斗争纪念活动中已展露锋芒，活动中她荣膺“荣誉斗士”称号。提起科尔奈丽娅对丈夫的爱，那真是一往情深，如同相爱的第一天，始终不渝的信赖维系双方，绝对的真诚植根在她出色丈夫的秉性中，他是诺曼底从未造就过的最优秀的人物之一。

这个艺人之家的婚姻造就的第一个孩子让已经十九岁了。他都却没能继承父辈营生的力量、天赋，那些体操、丑角或杂技练习在他看来倒是束缚了灵巧的双手，美妙而优雅的手技他却不屑一顾，丝毫不为之所动。他柔弱而内向，像母亲一样褐色的皮肤，一对蓝眼睛。对于自己能力所及的事情，他勤勉而审慎地探索着去掌握。尽管他并不感到父母从事行当的低微，但也明白有比在公众面前卖艺更好的工作好做，当他到达法国后决心告别这个职

业。出于对父亲和母亲深厚的情感，他只是把这个想法深深地藏在心中，然而，他又怎样最终在世界的另一种境遇下立足呢？

第二个儿子：噢！这个倒数第二个孩子是团里的柔体杂技演员，卡斯卡贝尔家顺理成章地造就了他。十二岁的他轻快地像只猫，敏捷地像只猴子，活泼地像条鲤鱼，一个小小的丑角跟头就能翻起三法尺六寸，——父亲深信他是为翻空心跟斗来到世上的——他是个搞恶作剧和开玩笑，善辩而头脑机敏的淘气鬼，但他心地纯正，即便有时挨了别人的巴掌仍然笑脸相对，因为他知道别人并没有恶意。

卡斯卡贝尔家的长子名叫让。为什么起这个名字呢？那是母亲为了怀念她的一位伯父，借用了他的名字，伯父名叫让·瓦塔拉斯，曾是马赛的一名海员，可怜的他被加勒比的印第安人吞食了——她为此感到自豪。当然，作为父亲更喜欢另一个名字，他希望儿子能名叫凯撒，这个具有历史感并能与他对战争伟人隐秘情感相联系的名字。然而，他又不忍心让妻子为此感到不快，是她为这个家庭生下了第一个孩子。于是他答应给孩子就起这个名字。夫妻俩约好下一个孩子出生时再作补偿。

出于这个原因给第二个儿子起名字时，放弃了阿米勒卡尔、阿迪拉或者阿尼巴尔之后，选择了亚历山大。为了在家里叫起来方便，于是大家都叫他桑德勒。

二个男孩子之后，卡斯卡贝尔家又添了一个小女孩，她名叫拿破里娜，卡斯卡贝尔太太为了表达对圣德艾莱尼殉道者的敬意也叫她艾尔希娅。

拿破里娜已经八岁了。她长得非常可爱，也许这正是她将出落的美丽动人的原因所在。金色的头发、粉红的面庞，表情生动而丰富，对人亲切，透着灵气。走硬钢丝演出对她简直无神秘可言；她那双踏在金属丝上的小脚跳动着，翻飞着，她简直像一个身轻如燕的小天使，扇动着双翼控制着灵巧的躯体。

毫无疑问拿破里娜是家中最小的女孩。所有的人都喜欢她，她自然也博得了观众的青睐。当母亲的情不自禁地轻轻摇着头，盘算着有朝一日为她操持隆重的婚礼。这难道不是街头卖艺人漂泊生活中命中注定的幸事之一吗？为什么拿破里娜长成美貌的姑娘时，不会遇到一位为她而坠入爱河的王子并娶她为妻呢？

“怎么像是童话中的故事？”卡斯卡贝尔先生发话。他比妻子更实际。

“不，赛扎尔，那会是现实中的事情。”

“哎哟！科尔奈丽娅，国王与牧羊女成婚的年代已经一去不复返喽。再说，即使在今天，我不知道牧羊女们能否同意嫁给国王们！”

尽管卡斯卡贝尔家阵容不俗。父亲、母亲和三个孩子，也许家中再添上第四个孩子会更加惬意，因为那个人造金字塔叠罗汉表演，演员做叠罗汉造型需要双数。然而，第四个孩子并没有来到世上。

幸运的是还有丁子香，在某些难以置信的演出中，他与其他演员的合作非常默契。

实际上，丁子香使卡斯卡贝尔家更加完整了。剧团就是他的家。尽管他是美国人，却在别的地方营生。作为没有父母的可怜孩子中的一个，同其他人一样，没人知道他们出生在哪儿——他们中品德端正，在悲惨境遇中能抵御卸不良表现和影响者得到慈善机构的救济，靠廉价品过活，还能巡游四方。他们时常遭受虐待或悲惨地死去，难道不该对这些如此悲惨的孩子们给予某

些怜悯吗！

在奈德哈尔勒的境遇中，卡斯卡贝尔先生不会找到如此有趣的别名：丁子香花蕾。为什么叫这个名字呢？其一，他削瘦的身体就像一株丁子香，其次，他曾被雇佣在街头滑稽戏演出中饱尝留下五个手指印的耳光之苦，这可是在任何一个基督教家庭的花园中终年却无法生长的丁子香！

两年前，当卡斯卡贝尔先生遇到这位正在美国巡游卖艺的可怜人时，奈德哈尔勒正经历着饥荒。他所在的那个杂技团，当老板溜之大吉之后，剧团便成了一盘散沙。他在团里是个扮演“黑人合唱队”角色的歌手。这是一个充满辛酸的行为，甚至在酝酿角色。或者说是练习时都能感受深深地痛楚！脸被涂抹得面目全非，化妆成黑人，穿一套黑色的裤褂，里面一件白衬衣，配上一条白领带，然后在怜悯而拙劣的提琴伴奏下唱起滑稽的曲子，身旁是四五个与他同样卑贱的歌手，这是一种什么社会等级的行为当呀！好吧，他刚刚在奈德哈尔勒舍弃了这个行为，却又十分幸运地在卡斯卡贝尔先生帐下遇到了他生活中的上帝，获得了一个角色。

确切地说，卡斯卡贝尔刚刚辞退了一个演小丑的演员，他是街头滑稽戏中被选中的众多角色中的一个。你能相信吗？这个丑角冒充美国人，但实际上他却是一个英国佬！在巡回卖艺队伍中竟有一只约翰牛！那些屠夫们的一个同胞谁？……大家都在议论同一件事情。有一天，卡斯卡贝尔先生偶然知道了这个入侵者的国籍。

“瓦勒杜尔敦先生，”卡斯卡贝尔对他说，“因为您是英国人，要么您立刻走，要么让出您所有的小丑角色！”

“瓦勒杜尔敦先生不得不放弃了演出权，否则他就得立刻滚蛋。”

这样丁子香取代了他。这个前黑人乐队的歌手担保能胜任所有的活计，当科尔奈丽娅需要帮一把忙时，他的洗刷牲口和烹饪术和他在高大舞台上演街头滑稽戏一样出色。当然他能说法语，但有浓重的口音。

总之，虽然他已经三十五岁了，但却仍残留着一个天真的男孩秉性，当他天花乱坠的滑稽故事吸引住观众时，心中的那份喜悦似乎使他忘记了他个人生活中的忧愁。他宁愿更多面对事物艰辛的一面，然而，坦率地讲，这并不令人惊讶，因为他很难被算作这个世界上幸福人群中的一员。他长着一个尖脑袋，一张像是被拉长的脸，淡黄的头发，一对带着孩子气的圆眼睛，鼻子有些过份地长，那鼻梁上或许能架上半打圆框眼镜两只招风耳。明显突出的喉结，精瘦的身子架在细如麦秆的双腿上。的确他外形出奇地古怪。他并不喜欢自己，至少……——他总是纠正着自己的说法——至少坏运气招致他永久地自我抱怨。然而，自从他走进卡斯卡贝尔家，便深深地爱上了这个家，这个家也与他们的丁子香分不开了。

这个巡游卖艺团的成员组合，也该表述一番。

谈到团里的动物，先得介绍两条勇敢的狗，一条西班牙种猎犬，一种珍贵的狩猎狗，它忠实地守卫着剧团的大篷车，另一条鬃毛狗，它既聪明又才华出众，简直能成为法兰西学院的院士了，有那么一天会有一所专为纯种鬃毛犬设立的学院。

除了这两条狗，要向公众介绍一名小猴子，在作鬼脸的竞赛中，竟与丁子香难分仲伯，观众们往往非常难以断定把褒奖赠给他们两个中的哪一位。

然后，还有一只名叫雅克的鸚鵡，它来自爪哇岛，它能说会道，唱歌、绕舌，竟能连续不断地鼓噪数小时，这多亏了桑德勒的教诲。最后是两匹马，两匹忠实的老马，是它们拖着巡回大篷车，它们的四蹄随着年纪的增大已经有些僵硬，只有上苍才知晓它们能否跨着大步穿越漫长的千山万水！

想知道这两匹出色母马的名字吗？一匹叫威尔姆特与常胜将军德拉马尔同名，另一匹叫作格拉迪亚托又与战争好手拉格朗日伯爵同名。嘿！它们显赫的名字能够载入法国赛马场的名册之中，但从未想到过在法国大奖赛上获奖。

至于两条狗，西班牙种猎犬名叫瓦格拉姆，鬃毛狗名叫玛朗戈，人们能轻易地猜出是哪位命名者给予它的这般的在历史上如此辉煌的名字。

那只猴子先前就有一个绰号，约翰牛——这是由于它过于丑陋的缘故。

您想干什么？该谈谈卡斯卡贝尔先生，他那寻根的狂热之情，无论如何，深藏内心的爱国情怀让人可敬可佩——即使在极富同情心的年代里也找不到一个像他一样的富有理智的人。

他常这样说：“怎么能不热爱那个在弹雨中高喊‘跟着我的白帽羽饰冲啊，你们永远会找到它……’的人呢？”

当人们告诉他，那是亨利四世早已闻名遐尔的名言时，他却说：“也许吧，但是拿破仑才能讲上这般不同凡响的话来！”

### 第三章穿越内华达山脉

多少人作梦都想以巡回演出艺人的方式，乘着马拉轿车去做一次旅行呀！在穿行于某个国家中难以寻觅到城镇和村落时，既不用担心有没有旅店、小客栈，也不用为租用床铺和那些贵得令人咋舌的厨房间而操心！这是某些兴趣极浓的爱好者借助专有的车辆，带着居家旅行的全套方便设施，在他们的“消闲游艇”里恣意作乐的把戏。然而这车不就是快行驶的住宅吗？为什么只有巡回卖艺人才会品味“在陆地上泛舟”的乐趣呢？

实际上，巡回卖艺人的大篷车就是一所既有卧室又配有家具的套房，它是带轮子的“家”，卡斯卡贝尔家的大篷车很适合流浪生活的需求。

“美篷车”这个名字让人想起诺曼底女子间狱的称谓，在经历过穿越美国的各种艰难跋涉后，这个名字肯定要被名正言顺地叫响。“美篷车”是三年前卡斯卡贝尔夫妇用第一笔积蓄勉强买来的，用它来替换那辆陈旧的破篷车，那辆旧车只换过一块遮雨布并且硬邦邦地，毫无弹性，再说，作为全家的栖身所已经使用了很长时间。二十多年来卡斯卡贝尔先生在州府的各种交易所和商场里游荡寻找，为的是找到一辆美国造的大篷车。

“漂亮篷车”有四只轮子。配有质量上好的钢质弹簧，轻巧而结实。由于精心的保养、擦拭和洗涤，车镶板醒目的颜色泛着耀眼的光泽，金黄和贝壳虫色协调而悦目的组合，使车上那个已经知名的招牌格外引人注目：“卡斯卡贝尔家”。车厢的长度能与至今还在美国远西地区大峡径附近使用的旅行马车相媲美，从纽约至旧金山的铁路还未通，到那块边远的山区，仅用两匹马是无法拖动这辆车的。“美篷车”确实能拉很重的东西，即使不算住在车上的乘客和车箱顶上装备篷布和绳索的行李架，两节车厢之间还有辆可活动的小行李车，可以放进各种物品：大箱子、鼓、小号、喇叭和其他工具，这难道不是卖艺人绝好的干活零配件吗？还得说明，其中还有一部著名哑剧“黑森林的强盗”中使用的全部演出服装，那是卡斯卡贝尔家保留剧目的必不可的行头。

车厢里面收拾的井井有条，不用说，绝对干净，毫不夸张地说是一种弗朗德勒式的洁净。这里是科尔奈科丽娅的杰作。

说到篷车的前部，有一个滑动玻璃门，第一节车厢被厨房的火炉烤得热烘烘的。后部是一个客厅或作为外厅用场的小隔间，在这里全家可以谈论新奇的所见所闻；左侧是用帘子与客厅隔开的几间卧室，精巧的多重门楣如同在船舱里一般，右侧是两个儿子的卧房，左面是小妹妹睡觉的房间；最里面是卡斯卡贝尔夫妇的卧房，房中的床上铺着厚厚的床垫和色彩斑斓的手缝被子，那只了不起的保险箱就放在床边。屋里所有的墙角柜中的隔板都是可组装的，既可升也可降，随意做出小桌或梳妆台，狭窄的衣柜中拥挤地挂放着演出哑剧的戏装、假发和假胡须。二盏油灯把屋子照得透亮，这种适用的船有灯，当车子行走在颠簸的道路上时会顺势来回摇摆；另外，车上六个小巧别致的玻璃小窗。足以使白天的光线照亮各个隔间，那窗子的铝制镶边、轻柔的平纹细布窗帘，带色的窗帘拉绳俨然使“美篷车”一派荷兰圆头帆船式的打扮。

丁子香天性没有过高的奢求，他睡在旁一间隔厢里的一张吊床上，晚上在两墙之间架起床，晨曦微露时便卸下吊床。

---

比利时和法国交易地区，此处意为比利时式的洁净癖好。

说到那两条狗，瓦格拉姆和玛朗戈，它们是忠实的守夜哨兵，双双躺卧在篷车的行李车下面，在那儿它们容忍了猴子约翰牛，尽管这猴子好动的秉性和本能的情趣常弄出一些恶作剧。鸚鵡稚气到了晚上就被重新装进笼子挂在第二节车厢里。

至于两匹辛劳的马，格拉迪亚托和威尔姆特，他们总是自由自在地围着“漂亮篷车”吃着青草，没必要总是拴着它们。在那些广袤无边，总有玩或食物的草原上饱餐之后，这个与其说是床铺不如说是草褥子的空间便成了它的唯一能展开身躯的栖息地，正是这块土地刚刚喂养过它的。

可以肯定的是当夜幕降临。备有火枪和左轮手枪的篷车主人，再加上两条狗的看守，“漂亮篷车”再安全不过了。

就是这辆家庭篷车，三年来它在州辖方圆的地面上奔忙，从纽约到奥尔巴尼，从尼豆加拉到布法罗，圣·路易斯、菲拉德尔菲、波士顿、华盛顿，沿着密西西比河到达新奥尔良，顺着大峡谷到落基山脉，这里是摩门教徒的故乡，并且还到过加利福尼亚的最深处！旅行是有益健康的，因为这支小队伍中从来也没有人生过病——至于“约翰牛”，这只淘气的猴子却总是被消化不良困扰，那完全是它贪吃甜食的本性所致。

与这辆“美篷车”一同行走在古老大陆的道路上，把它带到欧洲去是件多么令人兴奋的事呀！是什么样的古怪激情促使它继续穿越法国与诺曼底的乡村景色融为一体！啊！重新看到法国，“重新见到诺曼底”如同贝瓦特的一支著名歌曲中唱到的一样，这首歌使赛扎尔·卡斯卡贝尔展开想象的翅膀，心中激起满怀的回归渴望！

当到达纽约后，“漂亮篷车”必须拆卸成零件，打成包装上去法国阿弗尔港的轮船，从家乡去巴黎时再也不用把它重新按在车轮上了。

卡斯卡贝尔先生、他妻子、他的孩子们，毫无疑问还有他的动物伙伴们都要步行去向朋友们道别岂不是误了行程！所以他们离开萨拉蒙多大广场时正好是佛晓时分，这一天是二月十五日，动物们步行，主人乘着车——每个人心中都企盼着一个幻想。

天气仍然还很冷，但是阳光明媚。不言而喻，人们带着干粮，换言之，没有也无法储存各种肉类和蔬菜。然而，却可以在路上的城镇和村庄里补充食物。另外，还可以猎取野味：野牛、黄鹿、野兔和山鹑。这些动物这一带不是应有尽有吗？让并没有丢弃他玩得极顺手的猎枪，“美国中西部”辽阔的草原上并不需要狩猎证，难道还禁止打猎吗？让是当之无愧的好猎手，西班牙种猎犬瓦格拉姆以它出色的狩猎术而闻名。鬃毛狗玛朗戈便相形见绌了。

离开萨拉蒙多后，“美篷车”朝着北方行进。人们将选择最近的路到达州边界并翻越内华达山脉，二百公里左右将经过索诺拉，这是通往漫漫无边的东部平原的入口。

确切地说这里并不像“美国中西部”那种小村镇相距遥远的景象。也不像在“北美大草原”上一眼便可望及地平线，宽阔无垠的牧场、游牧的印第安人的独特景观，渐渐再生出北美偏远地区的文明。还没有走出萨拉蒙多时，就开始爬坡了。能看到内华达山脉的横交错走向，被黑色冷杉树覆盖的山脉轮廓勾勒出萨拉蒙多这座加利福尼亚古老城市的壮观而美丽的形态。一座座

---

“摩门”亦称基督复兴教。一八三一年瑟·史密斯在美国创立的基督教的一派，过去以一夫多妻的特征。